談日遭浸損的國字

——日產漢字字模造成的教科書及國語文教育的大問題

·陳善相·

去年十月底，作者由於研勘中小學文史教科書內容的錯失，引起了各界的重視與關切。但拙作「中小學文史教科書疑義研考」一書，所述均爲教科書內容的問題，原與本文所述並無直接的關係。然而，另一個教科書最根本的問題——日產漢字字模錯字的大量存在、日增，實已直接影響了國語文教育的發展，造成了國字的浸損與錯亂。

幾十年來，我國所有的印刷物所用的字模，絕大部分都由日本進口，即使少數自製，也都仿造日產的字體。日文漢字本源於我國漢、唐，其平假名、片假名亦分別借漢字草書及偏旁所訂。但漢字傳到日本以後，由於中、日在地理環境、風俗習慣、語言文化等的不盡相同，部分漢字的形、音、義遂分別或同時起了演變，與國字的一脈相傳乃有所別。故日文漢字本源於我國而自成一支。以漢字字形論，今約可分爲三派：一爲我國目前的一套，是唯一承悠久的國字傳統，較完整的保存了國字形、音、義之美的一套；二是共匪近三十年來極力推

展、破壞了國字的規則體系而狂躁簡化的「簡筆漢字」；三爲日文漢字。

日文漢字本用有四萬多字（日人諸橋轍次曾著「大漢和辭典」，收有漢字四八九〇二字），然由於漢字的日語發音並非都是一字一音節，很多字寫來亦不如以「五十音」拼成方便，於是在漢字的數量上漸求精簡。目前其小學生所學的「當用漢字」辭典所收的漢字約在一千字左右，只有我國小學生所學的三分之一。就一般的「常用漢和辭典」論，所收的漢字也只有四千多字，約爲我國字書的四分之一。至於在字形上，日人亦時在改變，再加上日文漢字受到共匪「簡筆漢字」的影響，與我國所用的國字也就相去日遠了。

日本對於鉛字及鉛字銅模的鑄造，是很有歷史的了。同時他們的設備和技術，不容否認的，也是第一流的，再加上日人善於經營、推銷，使得我國幾十年來，所有的印刷物使用的鉛字一直採用日產字模。國內雖有極少的字模生產工廠，但無論設備、技術都不够水準，以致產品高低不平，用來效果不佳。另則所產的字模，都是來不及到日本訂購，或者爲省錢而將就，才請他們照着日產漢字的字形依樣畫葫蘆，勉强湊用，因此，就字形論，全出於日本。

日本人所使用的漢字只憑其「美感」，或爲求「簡省」而予以局部改變。這些字非但與國字有所不同，甚且使整個字或所從的字變成另一個形、音、義不同的字，這就是作者所指的「日產漢字字模錯字」。

如右所述，「步」本爲左右二足，前後之距爲「步」，在我國所有的字書均爲「止部三筆」，總筆畫爲七筆，最後的「丿」由右上而左下，已包含其篆字的最後一筆，其所以比上的「止」字少一筆，實乃楷書筆順的結果。但日人近認爲「步」字左下有一點，右下却無，故加一點於右下以爲「新字」，通行全國，字書反收正

確的「步」爲「舊字」。再則「器」本是一犬守四只家具，日人近認爲「器」字右有一點而左無，不平衡，不美觀，於是將一點去掉。實則易「犬」爲「大」，在我們來說，怎麼解也解不通。三則「市」的篆字從屮省聲，從冂（坰）、及，做「集於坰爲市」，或「於坰及物爲市」解，今讀如「式」，是「形聲包會意」，以「市」爲聲符的形聲字如「柿」，以其會意者如「鬧」，均應從「市」；「市」讀如「貝」、「配」，像巾掛於一，從其得聲者如「沛」、「肺」，本字在今根本極爲罕用。但日人造字模卻以後者爲前者，甚且造「柿」字爲從「ㄆㄟ」，造「沛」字却從「尸」（如小學國語教科書第九册第十四課等），「鬧」却也從「ㄆㄟ」（如小學國語第二册第十三課，國中國文第一册第九課等，不勝枚舉）。按一爲五筆，一爲四筆，如今相混成錯，令人痛心。實則「ㄆㄟ」爲「蔽前之衣」，即閩南語中的「ㄆㄟ」（如圍兜之物）。那些字該從「尸」得聲，那些字該從「ㄆㄟ」，「形聲」的原則都已告訴我們，極爲清楚，即使學生，也一點就知。

造成日產漢字字模錯字的原因除了省筆、增筆、「混爲一談」外，日人崇尚書家的書法、碑帖，以及製模廠商同一字形混雜出品，也是主要的原因。

印不同文，如何書同文？

當局每歎年輕一代常寫錯字，國語文水準日趨低落。但幾十年來，從無人正式的提出日產漢字字模錯字對國人國字書寫的不良影響，以籲請革新。如今，我們的學生自入國民小學，所讀的課本上頭就有許多這種錯字，連老師也不知如何爲正字，只按本教學。查用字書時，一則坊間字書多重字、詞的聲韻、訓詁，少有字形的敍述，二則即使字書內容所述爲正確的，用的卻也都是日產字模，其中字形的紛雜錯亂，仍然存在。甚而部分主持各級教育行政的高級官員，尚不知我國印刷物所用的字模幾全由日本進口之事。印不同文，如何書同文？不容否認的，近幾十年來誠有不少一流的專家學者，一直在從事於國語推行以求語同音的工作，績效頗高，但連

以他們也疏忽了日產字模錯字對我國字的浸損。因此，國字的紛雜錯亂是「果」，「因」主要的就是日產字模的錯誤。故而造成今日報刊上滿是錯字，教科書、字典、以及所有書刊，莫不和此，再加上電視上的字幕及滿街招牌的「日文漢字」，怪誰？日人本來就沒有維護中國字的責任，但是我們自己卻不能坐視文字日遭浸損啊！

至於，日產漢字字模錯字到底對國字浸損到什麼程度呢？作者先後獨力完成了「國民小學國語教科書生字總表單字字形研勘」、「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單字字形研勘」、「辭海單字字形研勘」、「國語日報辭典單字字形研勘」、「六七・五・二〇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稿字形研勘初、續兩篇」、「中央日報五號宋體字模總單字字形研勘」、「中央日報六號宋體字模單字字形研勘」、「聯合報全自動鑄排機常用字彙單字字形研勘」等（後三者爲其所屬報社所委託），加上待完成的其他有關研究，已可約略統計出日產漢字字模錯字在國內各印刷物上所佔的比率爲百分之六・六，亦即平均每十五個字就佔有一字。因爲作者所找的研究「對象」，都是各類中較具權威性、錯字較少的代表，所以這個估計應是最保守的了。

試問，哪位學者、作家寫成了一部書稿，付印時不曾受到字模錯字的困擾？哪位校對人員不爲此煩心？哪家印刷廠字模能全如客戶、作者所需？說開了，又哪位國人會想繼續讀、寫這些日文漢字？

作者所做的研勘，主要是挑出日產漢字字模的錯字，以「六書」辨正，正本清源，對於「爭論字」（如「者」有否一點；「黃」應和何寫法；隸、篆巨變者如何處理等）暫不提及，期當局另愼做統一，所以這些研勘出的字模應是「必然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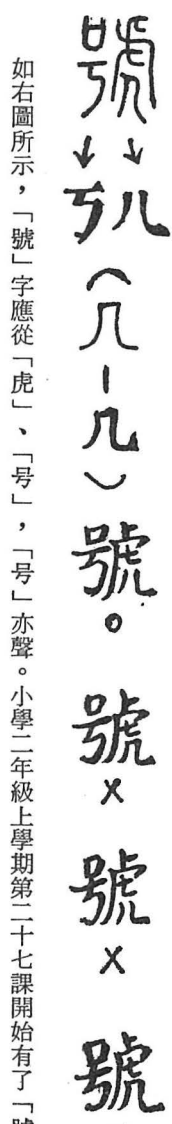
日人甚重漢學的研究，但大都研究「義理」與「詞章」，而少從事於文字的基本研究，就如我們研究西洋文學，只偏重於他們的歷程及「結晶」一樣。文字之學，自古以來在我國極受重視，但近人及當代學者研究文字學多偏重於古文字研究、文字理論、文字之間的關係及訓釋，對於現行國字印刷各體字樣的肯定，少有專致者。直到五年多以前，師大國文研究所才受教育部之託，開始從事於國字字形的統計與整理的工作，至去年五月提出「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稿」，擬將頒行試用。但該表稿一則重在「常用字」的收錄，二則所據資料均爲

印刷品，未曾擺脫日產漢字字模錯字的紛雜錯失，部分反以之爲「俗」而從之，故其「標準」性有待商榷，且對糾正因日產漢字字模所造成的錯字的需要，尚有一大段距離（本文後段詳述）。而作者以爲，印刷用的字體必須標準無失，使印能同文，這才是目前教科書及整個國語文教育，最爲重要的根本問題。

關於教科書字形的紛雜錯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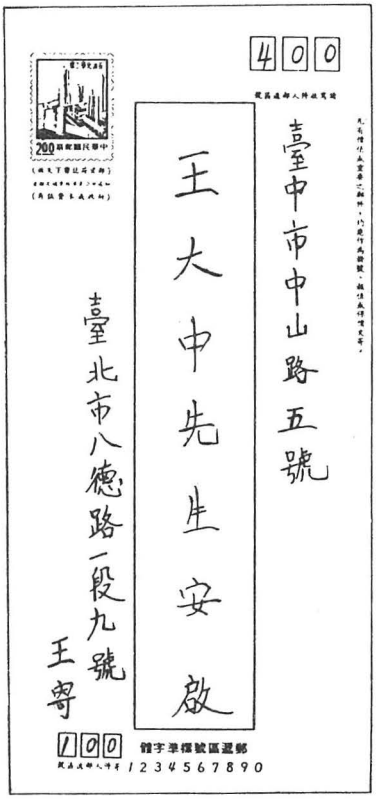
部訂中小學各科教科書每年印製約七千萬册，所用的字模主要爲楷、宋二體。

國民小學國語科教科書可說是學生識字最基本，且最主要的一科。它以楷體二、三、四號印刷，是所有的教科書中錯字最少的一科，在某些字的形體上，編審委員曾採取「治標」之策，尚留有修正的痕跡，如將三號字本從「夭」的「吞」，修正成從「天」；將二號字本從「丿」的「丟」修正成從「一」；將本作五筆的「片」字部首修正成四筆；將本作從「夭」的「添」修正從「天」。這都表示了編審當局的用心。只可惜修正了二號字卻留下了三、四號的錯字，修正了前册的錯字卻留下了後册的錯字，再加上不同號的字模字體之間常有出入，遂造成部分國字形體的混雜。學生無所適從，向老師求教，老師又多受的「新式」教育，「小學」基礎不好，只會按本宣科，却不能解字求正，只好答覆：「兩種（甚至三、四種）寫法都可以，只要根據課本就對了！」



如右圖所示，「號」字應從「虎」、「号」，「号」亦聲。小學二年級上學期第二十七課開始有了「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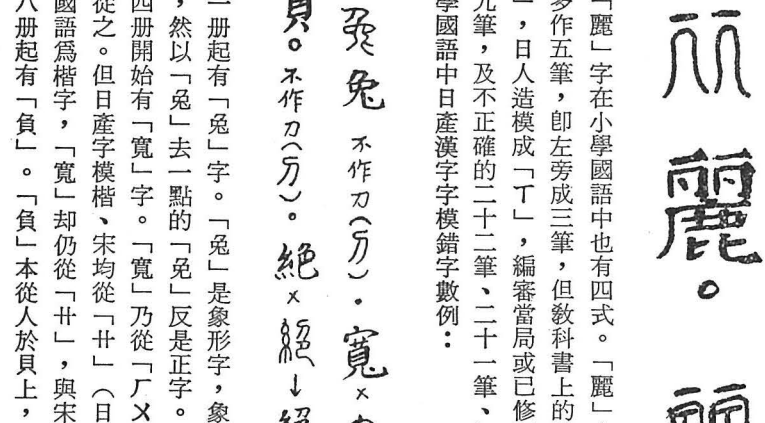
四 給爸爸的信



字，但一課之中二號字的「號」卻與三號字不同。而後六年下來，學生竟在國語課本中學了四種「號」字。按「號」的右旁從「虎」，「虎」是象形字，象虎面人而踞，只見其首、胸及前足。「儿」表其前二足，其篆若人，但非「人」字，上不可連而成「几」。「几」乃象桌之形的獨體文字，「虎」字與「桌子」無關，何來「几」字？何況「几」的篆字與「人」不同。次談其左偏旁爲「号」，乃古「號」字，從「口」「丂」聲。「丂」即古「攷」字，也就是注音符號的「ㄎ」，是指「氣欲舒出而上礙於一」，不可「出頭」，就如寫注音符號「ㄎ」不可「出頭」一樣。然日人造楷體的「號」字，「不出不連」、「不出但連」、「出而不連」、「亦連亦出」四種都有，只有第一種是正字，不料小學國語中四種都印上了。在小學國語第三册第四課「給爸爸的信」的插圖上，印了個大信封，當局請了兒童書寫上收、寄信人地址、姓名印上，以示逼眞，不料這位小朋友左右的兩個「號」字分別寫成「亦出亦連」、「出而不連」的錯字，恰可看出在日產漢字字模錯字的浸損下國語文教學的重大危機。

又如右所示，「麗」字在小學國語中也有四式。「麗」在字書中爲「鹿」部八筆，共十九筆。下從「比」，普通宋字「比」多作五筆，卽左旁成三筆，但教科書上的楷字却也有將第一筆析成兩筆的，顯不合國字筆順。另則上應作「點」，日人造模成「丁」，編審當局或已修正，或半修，或根本未修，故造成了四種「麗」字，分別成正確的十九筆，及不正確的二十二筆、二十一筆、二十筆，混雜之情可見。

另外，再舉小學國語中日產漢字字模錯字數例：



我不是小白兔　兔　不作刀(刀)。寬×寬↓寬。(反刀)，兔足之細角山羊，性喜寬野

負×負↓負。不作刀(刀)。絕×絕↓絕。(从刀糸、巴節)，不从色(巴，从人下也)。

①小學國語第一册起有「兔」字。「兔」是象形字，象兔立之形，上象其首，不作「刀」。但課本上的「兔」字却作「刀」，然以「兔」去一點的「兔」反是正字。

②小學國語第四册開始有「寬」字。「寬」乃從「宀ㄨㄢ，(如圖)」得聲，是一種細角的山羊，其足如兔，性喜寬野，故從之。但日產字模楷、宋均從「艹」(日宋之「艹」實爲「艸」，楷「艸」則作「羊省」，二者均訛。惟小學國語爲楷字，「寬」却仍從「艹」，與宋同)。

③小學國語第八册起有「負」。「負」本從人於貝上，「守貝」爲其責，但小學國語所用的「負」却從「

刀」，捨正取訛。

④小學國語第九册起有「絕」字。「絕」乃從「糸」、「刀」、「卩（節）」，「節」亦聲。「以刀斬絲成節」也，並非「從糸從色」。「色」乃「從人、節會意」，卽人面上之變化爲臉色，「糸、色」如何能「絕」？

作者所研勘之「小學國語教科書生字總表單字字形研勘」，考出其中錯誤之單字字形九十九字，再加上誤「艸」成「羊省」者一〇四字，生字表沒錯而後册課文出現錯誤的單字四十字，共二四三字。在全部約三千的生字單字中，所佔將不止「十五比一」。若以重複出現計，這種日產漢字字模的錯字，在小學國語課本中，所出現的字次當在兩千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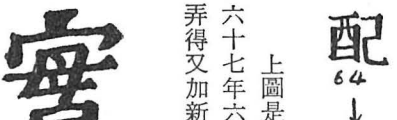
本來，主筆及編審的先生只負責策劃、撰稿、審閱內容卽可，這種字模的錯誤的責任是不該讓他們負的。他們仍曾用心於部分字體的修正，這應是他們的額外工作。這種錯誤無形中也增加了他們的困擾，外界且誤認爲「主筆筆誤，編審不力」，甚爲寃枉。我相信沒有任何一位眞正的國語文專家會願意讓我們的兒童去學這些錯字的。

除了國語教科書外，其他如社會、數學、生活與倫理、自然、健康教育……等科，那就更多、更亂了。只不過這些日產漢字字模的錯字，乍看都可認識，若非專研，誠難辨出。

次論以宋體字印刷的教科書，主要是中學用本，情況遠比以楷字印刷的爲壞。

「宋體字」因宋版書而來，但由於刻版者並非文字學家，易生錯誤。刻板且不比活字印刷，一個字模可印出無數個「一模一樣」的字體來，每人所刻不同，甚至每次所刻亦不同。所以製現代宋體字模前，早應先須統一宋體字的字形，但事實上中（指民前）、日都沒做到這一點，這也是宋體字模混亂的原因之一。諸和「糸」的楷字本依「筆順原則」作六筆，但宋體字多將其析成「八筆」；「厶」本作兩筆，宋體字多析成三筆，加上「爪」，且楷體字模的混亂它都有，甚而過之，其錯亂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國中國文教科書爲例吧，它比小學國語就多了許多的錯字：



上圖是國中國文教科書第一册六十四年版與六十七年版第十七課同一課的比較。六十四年三版沒錯的字，六十七年六版卻錯了，而且錯得離譜。這只能怪印製制度的落伍，因爲在內容毫無變動之下爲何要重新排字？弄得又加新錯，弄得再次校對浪費人力，弄得成本增加。如用照相再版，也就沒有這些麻煩了。（圖七）

除此之外，「實」、「巍」兩字的錯誤同存於六十四、六十七年二版中，這兩個錯字也是「獨家」的。按「實」乃「房內充滿貫（錢）爲實」，豈可從「母」？何況從「母」又得多出一畫來，與字書所歸也不合。「巍」字右上多出一筆來，更是荒唐。再加上其他的「一般性」錯字，這篇短文中共出現「最嚴重」的錯字二十三字次。

教育是百年大計，讓孩子們讀這種課本，讓這久年大病仍存於教科書中，增加編審人員的麻煩，誤「我」子弟，實在不該。

關於國內字書的單字字形

國字字書版本頗多，作者遂取唯一以楷字爲「標目」單字，且首重字形的「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歷史悠久，素爲士林所重的「辭海」，以及代表白話文學，近年新出版的「國語日報辭典」爲代表，開始從事其所收單字字形的研勘。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正中字典」由高樹藩先生編纂，正中書局出版，收單字七千餘字，單字以楷體印刷。其特色乃在於逐一解字，對每一字形均詳予解析，頗能發揮國字「六書」之功，使讀者學到活的東西。換言之：「正中字典」重在使讀者去「理解」每一字形、字音、字義，不同於其他字典的只重音、義的條列。

「正中字典」可說是風格與效用均極獨特的字書，高先生歷十餘年，幾至傾家蕩產始成此書。六十年初版，至今已歷經兩度修訂再版。高先生抱着爲國字奉獻的精神，至今仍爲此債臺高築，尤其他那種善於接納旁見，虛心追求完美的態度，絕異於一般字書的「商業作風」。

該字典的內容，令作者敬佩。惟其單字用二號楷字字模係全購自日本，其中「內」、「刊」……等字雖曾經修正，但多數仍存「日本風」。作者所做的多套字模研勘之中，以「正中字典」爲起手，勘出日產漢字字模錯字數百字，即將「研勘報告」交予素不相識的高先生，不料高先生謙懷接納，與作者逐字討論，且不嫌作者勘誤尺度的嚴謹，堅持請出版當局立刻將這數百字設法在底片上修正，不計代價的維護國字，再版出書。這也就是作者「從國內印刷物中逐出日產漢字字模錯字」努力的第一場「勝仗」。

「正中字典」雖採治標之策修正再版，卻將是國內第一部、且唯一的一部單字幾近完全正確的字書。正中當局且擬新版二十五開普及本，以利教師、學生、軍公人員之需，據稱六月底將可問世，誠爲國人之福音。

▲辭海與國語日報辭典

「辭海」是一部歷史悠久的字書，其一整套字模爲中華書局特別爲此所鑄造，可惜字形或依日產漢字字模，或互有矛盾，或正本字而未正從其得聲之字，故錯字比率並未較其他優良字書爲低。

「國語日報辭典」是一部「後起之秀」，對白話文學及國字注音卓有貢獻，其所收之單字字形，除有數百字亟該修正外，它所收的「或體字」太多，有些是我國古今字書所未曾收錄，而是日本近年自創的「日文漢字新字」，作者以爲再版時宜予整理、刪除。

國字本應形、音、義三者並重，然近年來的國語文教育却偏重於音、義。老師教字，學生習字，只知如何教、寫，卻不知爲何要那樣寫，爲何不可那樣寫。今之國音教育大體上來講是成功了，普及了；但國字字形的教育卻疏忽了，實有加强之急需。

▲其他字書的字形

除前三部情況較好，聲譽較高，較普遍採用的三部代表字書外，就單字字形問題，再提出數部稍作討論。

「中文大辭典」也重部分單字的「解字」，且因其引自「大漢和辭典」，字形錯誤較少（如其「艸」、「羊省」二部分得大都正確，就這點論，「中文大辭典」及其姐妹作「大學字典」可說是「獨家」的），但它也證明了一項事實，那就是國內各字書向日本購來的字模，要比日人用來自印漢和字典的漢字字模錯誤爲多，且更混亂。

「商務」的「辭源」也是一部深爲大衆歡迎的字書，近且曾重修重排，新版問世。只可惜日產字模錯字對國字的浸損，是累日漸增的。作者發現，越早出版的書刊這種錯字較少，越近則越混雜。「辭源」新修的內容固佳，但部分單字拼湊效果不佳，且受日產漢字字模錯字的影響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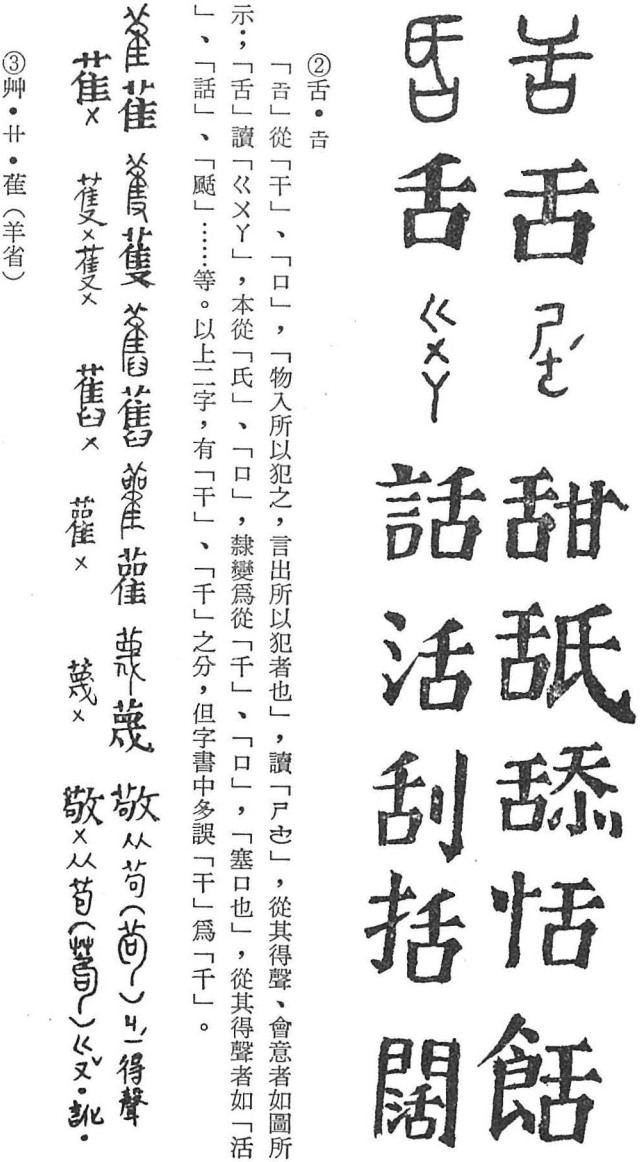
「辭彙」可能是最受中學生歡迎的一部字書了，但它在這方面的錯字，和前述的字典比較起來，其錯字率可能高居「榜首」，但修正起來尚無大礙。

▲國字字書錯字的分析與舉例

字書的單字錯字，大都不是個別的問題，而是從某得聲、會意的共同問題爲多。

①壬・壬・王

「壬」爲「土」部，「辭海」六七三頁收。讀「ㄊㄧㄥˊ」、「ㄖㄣˊ」（ㄖㄣˊ古音亦如ㄊㄧㄥˊ）。象物挺生，或象人挺立土上。從其得聲者多兼會意，如：「聖」，從「爪」，「壬」聲，挺爪以近取也。本文因考慮從其得聲之日產字模多混用從「壬」或從「王」，如「聽」、「徵」、「程」、「呈」、「淫」、「鐵」……等字，故不多敍述（印刷廠諒無多正確之字模可用），但以手寫如圖示，卽可看出此三字各擁有一批形聲字（「望」非從ㄊㄧㄥˊ得聲，乃古「望」字從其會意），就如三支部隊各擁重兵一樣，殊不可混用。若混用則「形聲」之義全失，亦難解字，難於教、學。此乃當今字書的第一大病。



②舌・𠯿

「𠯿」從「干」、「口」，「物入所以犯之，言出所以犯者也」，讀「ㄕㄜˊ」，從其得聲、會意者如圖所示；「舌」讀「ㄍㄨㄚˋ」，本從「氏」、「口」，隸變爲從「千」、「口」，「塞口也」，從其得聲者如「活」、「話」、「颳」……等。以上二字，有「干」、「千」之分，但字書中多誤「干」爲「千」。

③艸・艹・雚（羊省）

日產漢字字模，早已將從「羊省」的漢字誤成「艹」與「艸」，諸如：「苜」（從艹，目不明也，從目從「羊省」）、「雚」（首有毛和角之隹也，從「羊省」）、「雚」（從雚——ㄏㄨㄢ聲）、「敬」（從攴苟——ㄐㄧㄥˋ聲）……等一系列的從「羊省」字，多誤成「艸」、「艹」。但此事卻有一則「笑話」和一件「憾事

」。「笑話」是日人雖誤「羊省」爲「艸」，但其宋體的「艸」已製成「艹」，而楷體的「艸」却誤成「羊省」，因此「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此次全面修正錯誤字形時，被日人誤爲「艸」的「羊省」楷字，反而不必費事修改了。這乃是「誤誤爲正」。另則「憾事」爲國內字書所用的日產宋體字模，誤「艸」爲「艹」（但筆數仍歸四筆）者幾乎全是，但日人自印的漢和字典，「艸」部卻多半用四筆的「艹」的字模，同時上述的「羊省」字，他們多收有正字，標明爲「舊字」，故在我們的字書上看來，反而是存訛缺正。

如上述外，國字字書中常有從「干；千」、「天；夭」、「己；已；巳」、「朿；束」、「夕；攵」、「人；入；卜」、「東；朿」、「几；八」、「工；匚；亡」、「土；工」、「一；丿」、「日；曰」、「戊；戌」、「土；士」……等常相錯用，造成諸多紛雜錯失。這些錯誤並非可一望而知，乃需經深究細解，查其古字方可辨正。字書的作者多半能通於此，惟全國一致疏忽了這點。如今改進字書中日產漢字字模的錯字並不困難，也不需花費大筆經費去另製新模，重新排版，利用「平版印刷」的優點在底片上或樣稿上細做修改卽可，因其內容仍是正確的，不受此影響，不需變動。

關於報用字模

報紙是最主要的文字傳播媒體，報上的一字、一句，常對社會發生很大的影響。而報社所用的楷、黑、宋各體各號的字模，可說是最齊全的了。但由於各報採用日方不同廠商所製造的銅模，甚且一套字模中雜有一種以上的廠牌，報上的國字字形就顯得特別混亂。尤其是各報的銅模經常在補新，加上開始採用電動打字的新聞標題，於是一些乍看是國字，常人也都可認識的單字，實際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日用漢字。作者曾略爲統計，各編採人員水準較高的報紙，平均每天所出現的這種錯字，大字大約在三十至四十字次左右（廣告不計），小字則難以計數。至於中小型的報紙，錯字就更多了。

揭內增彩整悔搖搜発斜抜様闌閘電賴

例如以上這些字，都是日本自創且現用的漢字，與現行國字都有很大的出入。但將它放在新聞標題上，配着上下文，很少人能立刻發現它是日用漢字。這種字經常的在報上出現，難怪國字會如此混亂。

圖示第一字「揭」，右下內應從「人」，不作「匕」，且筆數少去一畫，與字書不合。第二字「內」應從「入」。第三字「增」右上中不作橫，應作兩點。第四字「彩」應從「采」，「采」從「爪」、「木」會意。第五字「整」應從「束」。第六字「悔」應從「母」。第七字「搖」應從「缶」。第八字「搜」右上不作「申」。第九字「發」應作「弓」、「殳」。第十字「斜」應作「人」，不作「入」（此字在國中國文第一册第十九課等常出現）。第十一字「拔」不從「友」。第十二字「様」下應從「永」。第十三字「闌」從「柬」不從「東」。第十四字「閘」應從「門」、「市」，不作「門」、「市」（此字亦在六十四年版國中國文第一册第九課出現）。第十四字「電」乃日人改變「雨」形。第十五字「賴」應爲「貝形刺聲」，誤從「頁」（亦不從「負」）。

日前，某報在其第一版上「記者」的「記」一共出現了三種字形，有從「己」，有從「已」，有從「巳」，結果該報某「專家」在電話中答覆作者說：「字附有標準的注音，學生諒不會念『厶者』或『一者』……」但這三個「記者」有兩個是日本記者。

作者曾將中央日報及聯合報某日的新聞標題中的日用漢字剪下，考證一番，分別寄給吳社長、王董事長，兩位均深表重視，專函委託代爲考證其字模，由小字而大字，考出日用漢字錯字以便將其換新。

作者以爲，報上的日產漢字字模錯字，是日用漢字向國字浸損的最大途徑。因其傳播面廣，出現次數高，

國人久見不怪，遂誤以之爲「一字多形」。

電視字幕與廣告用字

由於社會的繁榮，國內電視機已非常的普徧。同時現代的兒童各方知識的長進，也與電視有著最直接、最密切的關係。電視節目雖以文字爲輔，但文字出現的機會極高。無形中，電視也擔任起文字的社會教育工作。

電視所用的文字約可分爲：一、打字字幕。二、手寫字幕。三、廣告片用字。四、器材與佈置用字。就第一類論，前述所有有關日產漢字字模的錯字它幾乎都有，只不過它主要是黑體電打而已。可是電打是較新的一種字模，錯字也就越多。次則手寫文字，主要是楷書，間略有行意。但多一點，少一點，局部變形之事時而有之，至爲混亂。站在社教的立場，作者以爲電視上的手寫文字不宜當做「書法藝術」來處理，隨意賦形，否則只有損害文字教育而已。至於廣告片所用的手寫美術字，大都似是而非。如欲採「變體」，也不該有違其形體。

在電視節目上的圖表，也經常寫錯字。比如中視的「挑戰」，曾將「底」字少去一點而成從「氏」，這是個形聲字，豈可如此？又如其「小小奪標」，也常使用簡體字，常寫錯字，多不勝舉。像這種兒童節目，竟然如此，對於學校國語文教育有很不良的影響。

郵票上的日用漢字

郵票上的文字並不多，但也常有與國字大有出入的日用漢字。

200
中華民國郵票
500
REPUBLIC OF CHINA
薇→薇
漢→漢
墨→黑
250
REPUBLIC OF CHINA
700
紀→紀
市←市
染←染
面←面
產←產
隆←隆

如前圖上行右的這一枚面值五元的「十駿犬——墨玉蝠」，「墨」應從「黑」，上爲古煙囪形，卻用個「里」字，將左右兩點連成一橫。這是最「標準」的日用漢字。上行中是面值二元的「布袋羅漢」，但「漢」右偏旁的第四筆少了，這也是現行的日用漢字。上行左是面值一元的「寫生紫薇」，「薇」除了「艸」部連成三筆外，下本作「儿」，篆字是「人」，不應與「豈省」的一橫連接成「兀」。中行右是面值七元的鴻雁郵票，但「柒」字本是下形上聲，上則爲從「水」「七」聲，票面上誤成兩點的「冰」。這是手寫的錯字。中行中是面值二元五角的「春市圖」，「市」誤成「市」。中行左是面值四角的「反共義士紀念」，「紀」乃從「己」得聲，却誤成從「巳」。下行右是面值四元的「乾隆窯雙連罐」，除「罐」應作「羊省」不作「艸」外，「隆」右上應作「夂」，不作「夂」，這兩字古今的形音義均不同，不可混用。下行中是面值一元的「生產力年」，「產」上作「文」，不作「立」，這也是日用漢字。下行左是面值一元的「通信衛星地面電臺開放紀念」，「面」本像鼻子周圍的面廓，中本爲「自」字（「自」爲鼻之象形字，後因人都以食指指鼻曰自，故新意行），票面上却成雙口。

另則面值二元五角的「　蔣總統勳業紀念——安內攘外」，「內」字誤從「人」。面值八角的「全球抗瘧紀念」的「全」字誤成從「人」。面值二元的「臺灣白面鼯鼠」的「面」，亦誤成前述的「雙口」。「聯合國十週年紀念」、「中國郵票發行百年紀念」的「紀」，均誤成從「巳」。（二之一）